

春水之美

□ 钱续坤

与那群先觉冷暖的鸭子相遇,此刻我最能理解解萎蒿的兴奋心情。它们仿佛顽皮的孩童,争先恐后地从泥土中探出脑袋来,好奇地打量着溪边的三两只桃花和刚刚露出一片黄嘴的芦笋,然后使劲地把自己的身子一节一节地上拔,准备用翠绿和娇嫩把春天一阕阕地绊住。岂料潺潺的春水已经捷足先登,那荡起的一圈圈涟漪,便是她诚挚邀请那群鸭子啄成的一片片诗意;仅此还远远不够,春水还忘情地瞄准了接着地气的农谚,逼它交出黑黑的蝌蚪,交出青青的麦苗和依依的杨柳。

我知晓乡村的风潮水性,对于春水更是熟稔于心。乍暖还寒时分,冰封的河面光滑如砥,基本上难觅鸭子凫水梳妆的身影;而在冰层之下,那缓缓流淌的河水其实仍在不舍昼夜,不过此时的河流经过霜雪的磨砺,早已沉淀了浮躁,过滤了浅薄,收拢了凡心,因此在早春显得尤为淡远与简静——这种简约而不简单的朴美,虽为天造地设,却需灵犀相通。不过我深谙“严冬尽头便有暖,坚冰深处春水生”的道理,此时根本不用着急用手指去测试水的温度,单单用眼睛斜瞟一下那薄冰之上闪着碎银似的光芒,便可清楚:春天并不是那么容易一蹴而就的!

事实上,春水十分清楚自己的前世今生,并且始

终视春雨为钟爱的梦中情人。几声轰隆隆的响雷之后,她便坐等那洗净奢华的淅沥,在朦胧的天地之间,挂起一道道飘逸的丝帘,随后侧耳聆听那高坡上、沟渠中、良田里,到处都是漾起的呢喃情话、热情招呼和久别问候。将这所有的话语都汇拢起来,并转化成点点滴滴的叮嘱,春水的内心欣喜若狂,但她表面上依然不动声色,只是巧借白居易的经典诗句“春来江水绿如蓝”来加以掩饰。可她哪里知道,这一波蓝,澄澈、纯粹,蓝得让人心旷神怡;这一波蓝,深邃、宁静,蓝得使人宠辱不惊——对于春水这种胜过玉石的璞美,我这自诩的乡土诗人也不得不由衷地为之叹服。

既然鸭子摸透了春水的习性,于是在立春之后,开始拖家带口地在水上终日嬉戏;青蛙自然也不甘示弱,纷纷地从蛰伏的洞中爬了出来,“呱呱”地叫上几声,算是与春天简单地打了声招呼,然后“扑通扑通”地跳入池塘里或者溪水中,要不了多久,那黑黑的蝌蚪便左一团右一簇地聚拢在一起,让人立马联想到国画大师齐白石的名作《十里蛙声出山泉》;还有狡猾的乌鱼也抢抓时机,赶紧将卵孵化了出来,那黝黑的一群鱼苗,在母鱼的呵护下慢慢地向前蠕动,要不是仔细观察,还真差点让人误认为是蝌蚪呢!我显然很欣赏这种黑白分明的画面,常常将其与中国传统的水墨

画相比,觉得眼前所见的场景,多么富有灵性美。当然,在这幅经典的水墨画中,那拔节的菱蒿、抽芽的芦笋以及水底初生的荇草等,也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它们作为点缀,想必这幅《凌波春水图》也要逊色不少。

有静必有动,有色必有声。透过《凌波春水图》的画面,我蓦然觉得,远处的蛙鸣是那么悦耳,近处的鸭叫已不再聒噪,更有那此起彼伏的棒槌声和家长们短促的谈笑,在春水之上久久地回荡,成为了多声部的大合唱。在这群浣洗的人群中,肯定有我喜欢的邻家小妹,只见她袖管高挽,站立在清澈的河水中,躬身在充沛的遥望里,她那细细的藕荷色手臂有节奏地捶打,那四溅的水珠合着她额头的汗珠,如此晶莹闪耀,那么玲珑剔透。此刻我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告诫自己千万不要为前面的美景陶醉,否则水中的游鱼、枝头的翠鸟,一定会嘲讽我醺酒的丑态、可掬的憨态……

人生至简,春水无痕。在块垒之愁举手而消的岸边,我重新抖擞起精神,开始任情感的扁舟沿着春水飞流直下——我要把所有的祝福都柔化在春水里,我要把所有的希望都满载到扁舟上,看这日渐丰盈的绿缎,铺满苏醒的大地,绵延无边的春色;看那浣衣的邻家小妹,在她的绣帕之上,会偷偷地种上多少莲籽或者几多相思……

情暖正月

□ 张春波

新春正月,人们一直都行走在路上:在城市到乡村访亲的路上,在乡间到城市拜年的路上,在国内到国外旅游的路上,在心与心汇聚成爱和情的路上。人越走越亲,情满正月,没有任何时空的距离能够阻隔你我以奔跑的姿态去追逐那些温暖的时光。

初一的清晨,在中国的大地上,除夕夜辞旧迎新的硝烟似乎还未散尽,但人们早已用喜庆的语言、祝福的问候表达着正月款款的情意。伴随着耳边“过年好”“给您拜年了”“春满人间,前程似锦”的声声贺语,火红喜庆的帷幕迫不及待地拉开了:正月里来是新春。

正月,无论是走在繁华闹市,或是僻静小街,还是幽幽小巷,一道道带着红色风韵的景致无时无刻不在你的眼前呈现。看,那城市路灯杆悬挂着一串串大红灯笼,那人涌如潮的商场大厅里吊着一个个红红的中国结,那古朴青瓦房的大门上张贴着红色的“福”字,那居民小区的窗户上盛开着一朵朵红窗花……红色,正月的韵味,春天的画卷,它是一种希望与激情,让我们一起向未来。

“万事大吉,开门鸿运”,商家刚放完“开门红”的鞭炮,还来不及清扫,探亲访友的顾客便踏着“红地毯”走进店铺,挑选各式各样的精美礼品。购物的人们春意勃发,容光满面,买起东西来也豪爽大方,不一会儿,手上就提满了大大小小的红色礼盒。大街上,一对对时尚新潮的情侣,手持一支支、一簇簇鲜艳的红玫瑰,脸上洋溢着甜蜜的笑容,浪漫多姿,用活力的青春渲染正月的新春。

正月对孩子们来说,就是一段释放童真的美好光景,不仅卸下了沉甸甸的书包,而且还少了父母的严厉管束。每个人的衣裤兜里塞得鼓鼓的,装满了大大小小的红包和各种糖果,当然男孩子们肯定是少不了装一些零散的鞭炮。欢乐的嬉笑声伴着“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一起都被他们撒在了身后,尽情地追逐玩耍。即使孩子们不慎惹了什么祸事,大人们往往也一笑了之,并回味起自己童年那段韵味悠悠的正月时光……

正月,情韵绵绵,亲情、友情、乡情得到加深,得到升华。人们彻底放下手中的活计,走亲访友,联络感情,互拜新年。相聚就是一种快乐!饭桌下品茶叙旧,饭桌上把酒问寒暖,图的就是那种氛围,那种永恒不变的情感。

“不出正月都是年”,火红的正月充满着民俗的年韵,辈辈传承,代代演绎。逛庙会、观灯展、赏花会、闹元宵,那震天的锣鼓,飞舞的龙灯,扭动的秧歌,让沉积了一年的豪情在正月里酣畅淋漓地挥洒出来。人声鼎沸,尽兴地唱啊、跳啊、玩啊,享受这场民俗的盛宴,延续千百年不变的文化血脉,抒发民族情感,弘扬时代精神。

喧嚣散去,正月安静了下来,夜色朦胧,掩盖了一天的忙碌;月色如水,洗去了一天的征程,寂静是如此的美丽。黑夜中,一扇扇亮着灯光的窗户如同一双双情意动人的眼睛,万家灯火,情暖正月,人间有温暖。

草市感怀

□ 晓夏

汪曾祺老先生的经典小品文集《人间草木》,我一读再读,文字如同被水洗过一般,干净、澄澈而软润。他用极简的笔,极淡的墨,写出了草木山川、花鸟虫鱼的人味,写出了乡情民俗,凡人小事温情的乡土味。

也许是小时候有过一段在乡村度过的时光,对植物本能地有着特殊情感。有了女儿之后,在陪伴她成长的过程中,家里阳台等地方,见缝插针地培育了多种花卉、绿植,我们还喜欢四处旅行看植物,但更多的是在家门口挖掘“宝藏”,一有时间就带着她跑出去。只要我们愿意认真地寻找,会发现自家小区的小花园、楼下邻居的小菜地、隔离绿化带,都是可以感受四季变化的地方,甚至带她去认识早市上新鲜的瓜果蔬菜种类,以及与之同生共息的生活细节。

离家一公里处有一个体育场,周围种满了各种花树当围墙,每种花按照自己的节律次第开放着,如磁石般吸引着我俩几乎每天都要过去看看。众多花木里,女儿对鹅掌楸情有独钟,说特别喜欢这颇具文艺气息的树名。细看它的叶子,真像鹅掌似的,秋风中几片黄叶随风飘落,仿佛彩蝶翩翩起舞。

家门口的花店就更熟悉了,站在阳台上,就能看见它。晨练时经过它,还没营业。透过落地玻璃窗,那些花有的站在花盆里恣意地绽放着,美丽而优雅;有的花束包裹在透明玻璃纸下,一副委屈的样子也很是可爱。每次路过我都忍不住上前,趴在玻璃窗上看几眼,如果店家安装了监控,一定会把我当作“采花大盗”的,但我却是名副其实的“拍花一族”,手机相册里都是花卉照片。

离家三站地有个小城最大的植物园,品种众多,争奇斗艳,并且因为有专业的园林工作者修剪打理,越发美丽多姿。来这里反而是那些高大的树木最吸引我。满树金黄的银杏,秋风轻荡,摇落片片花叶,人立树下,如沐春雨,美轮美奂;那一排梧桐树,春末夏初之际,从新桐初乳,略带稚气的嫩黄小叶子,慢慢到绿叶成荫的光景。记忆中最早的梧桐,是在儿时的邻居家大门前。那时,梧桐树是不多见的,在我的活动范围之内只此一棵。我当时甚至都不知道它的名字,就觉得这树出奇的漂亮、高贵,连带着都觉得邻居家也是好有钱的样子。

落花,我见犹怜,而“落树”,耳畔定然是“轰然”之音。步行街上有一棵百年老柳树,四五人合抱不及。几年前有台风经过小城时,在一个雨夜里被连根拔起,幸好未伤及无辜。老树,它历经百年的岁月,见证了小城的历史,早已是小城人心中的圣物,成了地标,我们习惯了在它树荫下休息乘凉,有事没事过来看看它,甚至在树下许个愿。

昨日与女儿又走到老树这地方,这里已经换成了一棵桂树,周遭的热闹与寂静依旧。我在心里默默地念着:如果草木亦有情泪悲欢,愿人与草木的时光,长久!

晃眼的阳光,飘转的落叶,无数个与植物为伍的日子,天气、天空的颜色、心情的变化,每一个细微的感受都让人念念不忘。草长莺飞的大自然、家门口的草木,绝对是最好的心情疗愈师。



《灯下的呼吸》后记

□ 徐卫卫

1
这篇后记,居然写了将近13个月。从2021年9月开始,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直到今夜才完成。

2022年1月6日午后,我第一次读到了诗人郑敏《致诗神》中的两句诗:

我听到你的呼吸

风从林间传来消息

那日,是102岁的诗人离世的第4天。

我在这个午后揣摩这两句诗的意思。旋即想着,我的《灯下的呼吸》,何时可以让人读到。

2

2020年3月15日,太阳很好。那天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词组——灯下的呼吸。

这么多年来,我的写作基本上都是在夜深人静之际。

我将自己于夜灯下在电脑键盘上的敲敲打打,视为我生命的某种形态和程序。

由此,有了“灯下的呼吸”。

在这个题目被我敲打出来又尘封22个月之后,我终于可以把我这本书的后记写出来了。

这是我的第4本散文集。每一辑的文章,都按写作时间排序。最早的一篇,是发表于2010年4月的《思念》。而本书大部分的文字,写于最近这3年。文字将我的足印留在了12年的光阴中,并将此谱成了一支变奏曲。在我整理书稿的时候,一些篇章被我修改了。与其说这是一些文字的替换,不如说这是生命之树又添了几道年轮。

有人将生命视为被黑夜之手抹去的某些意义,这意义被隐隐作痛的月光夜复一夜地解读。

“浮现在天空中的月亮尽管一样,但我们看到的也许是另外一个东西。”今晚我将村上春树的这句话敲打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在一个又一个夜晚,我将我看到的月亮用我自己的言语方式在键盘上敲打了出来。

3

我想起了故乡老宅二楼卧室梳妆台上的那架老式自鸣钟,每到准点就会发出悠长的报时声,总感觉那一声“当——”绵绵不绝,将夜敲出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今夜,我想象着老宅的自鸣钟若是还在,那么夜深人静之时它的一次次响起,会是提醒我赶紧上床,还是催着我快快敲字?

想着43年前,张锡媛先生将师范学校大礼堂西北角的钢琴室钥匙交给我。

我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但是先生有先生的打算,先生当时想的是,说不定这个喜欢歌唱的女生,毕业之后愿意跟着她教音乐呢。

我深知张先生为我做了一切她能够做的。在她的内心深处,我是她无数孩子中的一个。但是最终,我还是拿起了中文的教鞭。

不知道张先生是否因此而失望过,至少我从未在她的脸上看到过某种可以称之为失望的表情。若真的有过,若真的只是我没能看见她有这表情,那么我想,依着先生的性格,先生的失望一定不会比自鸣钟的那声“当”来得更长一些。

张先生在古稀之年移居湖州,之后每次与她通电话,她总是在电话的那一端笑得一派响晴。只是,只是如今她只能在天上看着我在键盘上敲敲打打的样子。

4

有一天,我看着我在键盘上敲敲打打的手,突然想起了这手当年在黑白琴键上全文章法敲敲打打的样子。

我不敢说,此刻我的敲敲打打,就合乎章法了。我只敢说,每一下敲打,都是沙漏在星月下行走,是钟摆在暗夜里哦吟。

每一下敲打,不是呼,就是吸。

在呼与吸中,我一下一下地敲字,那噼噼啪啪的声音,便是我的歌唱。

我的歌唱如同我的呼吸,或粗或细,或强或弱,声出自我的胸膛。

歌唱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音符在情绪的带动下,借着气息的原动力,经过发音器官,飞出生命之外。

现在我用舞蹈的手指,代替我嘶哑已久的喉咙。

曾给这本小书起过好几个名字。

但是最终,我还是将“灯下的呼吸”这5个字,敲到了书的封面上。

5

今晚,关于“灯下的呼吸”,终于可以告一个段落了。

在我差不多每个深夜都会将一篇文章发在朋友圈的那些日子里,有好些夜灯为我亮着,这我是知道的。

有一个深夜,笑笑、纸蝴蝶与小放,一个一个地在微信里跟我说话。

笑笑说,今天的文章来得早。

我说,今晚打算早点儿关灯。每晚熄灯,前后左右地看,我打算关的这盏灯,实在有点儿“孤独”。

小放说,老师每天都睡得好晚,以后要早点儿休息。

我说,我们都要争取不做夜猫子。

纸蝴蝶说,今天的文章早,刷到有点意外。

我说,争取以后不用意外啦。

纸蝴蝶说,是要早点写啊,才能早点休息嘛。

我说,我会加油的,纸蝴蝶监督下。

纸蝴蝶说,好啊。

我说,拉钩。

纸蝴蝶就跟我隔空拉钩了。

那天是2020年3月15日,我很难得地在晚上9点04分就将当日的文稿写完发在了朋友圈。

我跟纸蝴蝶拉完钩的第二天晚上10点07分,纸

蝴蝶的监督如约而至:“叮铃铃”闹钟响起,老师该发文章啦!

纸蝴蝶的闹钟响起的时候我还在拼命敲字,我没顾上去微信中溜达。

一小时以后我对纸蝴蝶说:亲爱的小棉袄,才写完。原稿很长,发在朋友圈的是压缩版。

6

在我的脑海里冒出了“灯下的呼吸”这个书名的第10天的午后,我跟我的责任编辑王天明老师说:相信所有的文字下面,都是光阴在涌动。相信那些飞逝而去的光阴,不止是存在了我的心……

这是我与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的第三次合作。此刻,我默默地向着遥远的北方,眺望,致谢。

7

我还要感谢,那一盏又一盏的灯。

它们点亮了漫漫长夜,与我一起呼,与我一起吸。它们或远或近地陪着我,让我的心不至于跳成了一盏孤灯。

想着,即便月光夜复一夜地隐隐作痛,黑夜之手终究抹不去这灯下的呼吸。

想着,即便是在暗夜,我也可以向着日光之上举目呢。

那光一直都在。这是多么的好。

2022年1月12日20点51分于当湖北城

(徐卫卫新著散文集《灯下的呼吸》近期由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